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七

起延熹七年
盡延熹九年

孝桓皇帝中

甲辰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

賢曰說文云邠潁川縣也。邠音亢考異

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揚
乘五年代劉矩爲太尉袁紀此年瓊卒乘乃爲太尉今從范書

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

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欲會葬無資以致齋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既至喪所進爵哀哭而去

以酒沃地曰醑

○醉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喪宰典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

衣纊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眾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
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之
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
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
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茅容字季偉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也既而泰有母憂穉往弔之署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眾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我無德以堪之泰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對曰大丈夫焉能爲斗筲之役乎遂往從成舉屈伯彥學三年業

畢博通墳籙善談論美音制乃游維陽時人莫識陳畱符融一見

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

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

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自雒陽歸太原渡河而西北泰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

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墊音店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泰謂爲

己設容分半食毛見曰飯爲饌以穀物曰皮○皮音忌自以草蔬與容

同飯泰起拜之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

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 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爲盛

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 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

譙周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甌周官考工記

甌實二甌註云六斗四升曰甌古者陶而爲甌釋器云甌謂之甌

驚鈔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甌爲驚涼州人謂甌爲鈔甌卽甌字○

甌音正甌釜同驚音

尋鈔老恥一音移 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

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自餘或

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國童子魏昭求與泰供

給洒掃泰曰少年當精義書傳曷爲來近我乎昭曰盥盥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蔽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而許之泰

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葱敬使

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委容無

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雷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爲設酒餼以慰之謂曰昔顏
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甫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黎
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黎邱廬也顏庚齊大夫顏
以聚也又曰晉荀環伐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設乘車
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驅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
是邑服車而胡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
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貢資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閭而執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教吾君好忠段
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
莫不聞毋乃不可加蓋音莊上管遊瑗顏回尙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
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
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又有賈淑者泰之鄉人
也性素險惡爲邑里所患及泰喪母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

亦至威直以秦受惡人弔不進而去秦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

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行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賢曰介貞不絕俗賢曰桶下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秦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

安帝建寡處幽閤必正衣冠晨行則在前暮行則在後冬宿讓溫

光元年厚夏宿讓清涼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恆止逆旅之下雖一宿之寓

必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同郡宋

沖謂人曰林宗之德清高明雅英達瓊瑋瓊音學問淵深妙有俊

才然其愷悌元濬格量高峻含宏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

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或勸之仕秦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

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
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甯處
秦咸熙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儻才知名秦見而謂
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
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
增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因於眾中擗
袂數允隱慙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初允與漢中晉文經竝
恃其才智矚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
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
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
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

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從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竝以罪廢棄。又有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泰見而
告人曰。牆高基卑。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陳留仇香。至行
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蒲亭屬陳留郡考城縣民有陳元獨與

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
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
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
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呼元謂責與
孝經一卷。使誦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
諺曰。孤犢解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泣。卒成佳士。鄉里爲
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鳴音刁。不孝鳥食火
母音也。然考之字書。

鷓當作鷓與鷓同是一字俱音才鷓乃海鳥之鳥水中可居之地也漢書誤作鷓耳考城令河內王真署

香主簿

考城縣屬陳留郡故舊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

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

化之得毋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與

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詳曰時與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今日太

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冥符

融比字融資客盈室香常自守融心獨奇之乃謂曰今京師英雄

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香正色曰天子修設太

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邪高揖而去不復與言融以告郭泰泰因

與融齋刺謁之因畱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

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晏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

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

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鄆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泰
見而奇之勸令游學宮乘家貧無資爲諸生傭後能議論自以卑
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三月

癸亥隕石于鄆

鄆縣屬扶風

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荊州刺史度

尙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
等逃入深山尙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眾猶盛

尙欲避之而士卒驕富莫有圖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

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

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

皆出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

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

以失火自咎責也

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

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咸憤踴尙敕令秣馬蓐食
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尙初爲上虞長發奸擒伏縣中
謂之神明縣有孝女曹娥父盱溺死於江不得屍娥年十四號慕
不已遂赴江而死越宿負父屍而浮於江一縣驚動而前後長吏
莫有紀者尙爲樹碑表慕以旌之縣民滔于翼學問淵深而隱於
田里尙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卽見主簿勸還駕尙不聽停車待
之哺乃得見尙重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如此 冬十月
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時百姓莫不聚觀
一父老獨耕不輟尙書郎張溫異而問之父老曰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邪治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

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甯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

去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

事桂陽胡騰上言

護駕從事蓋荆州刺史所遣護軍也

天子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乘

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按郡縣帝在南陽左右竝通姦利

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

微積星名爲郎位

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衆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者聚也

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稟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尉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覩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

當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

原侯徐璜皆卒

汝陽侯唐衡汝南郡武原侯徐璜彭城國

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

矜潔少所與以此爲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
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忌之遂其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

郡寇氏本上谷昌平人

吏承望風旨持之授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

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

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

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

所見批抵

補廷批抵謂捕擊也○批百端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

信

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拊其背奪其位於是遂作飛章以被

於臣欲使墜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

之怒尙書皆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置於殿棘之下

質確者勸教之

重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

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

肝胆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

陽令袁應張機設網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髮剔墳墓但

未掘城出口剖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陷之吏無折衷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

使嚴朝必加重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

神輿之聽啓獨親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

昏夏息淹恚不爲歲時息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克剝痛於

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逐追臣者極重軌雖楚購

伍員

史記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道譖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驛之得伍員者賜粟五石爵執圭。員音

云漢求季布

尊見十卷高祖

年無以過山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

罪足以獨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泄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周禮秋官曰左

九棘孤寡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棘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樞來棘取其赤心

其赤心而闔闔九重

賢曰開闔天門也

陷窅步設舉趾觸罟罟

賢曰窅院弄也說文

罟罟網也罟亦免網也罟音浮罟音庭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

期國君不可讎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

陽易位當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雪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
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讓夫之誠以甯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
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坐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
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
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下情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
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
怒孝子殞命以甯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
氏讒耶之謗

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

冀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
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大

子曰我辭雖必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

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

蓋句音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

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考

日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滂榮傳云延熹中被果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奏武上書皆言榮孫寔鄴之誅今置於此

乞延熹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督縣祠老子

賢曰史記曰老子者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爲周守藏吏

勃海王

惺素行儉儻多僭倣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與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惺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

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

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

卷武帝元

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過

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法決罪定

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

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爲不道

有司請廢之詔貶爲癭陶王食一縣

實曰癭陶縣屬距鹿郡故城在今朔州懷安縣西南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千秋萬歲殿火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減億計太尉楊秉奏

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聞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乘因奏

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闕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

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

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懿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

參乘卒有竹中之難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邢懿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馱僕納閭

馱之妻而使馱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褻秩職職怒

馱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其汝庸何傷馱曰與則其父而不能病

者何如乃謀殺公納諸竹中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異與也詩曰

○取音觸扶音尺一音迭畀音敝。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尙書召對

秉掾屬詰之曰贊曰召東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

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

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左傳載音人據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

詰責文帝從而請之事見十五卷文帝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

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棺

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棺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減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陽侯印綬

東武陽屬清河郡據宦者傳瑗詔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

貶爲都鄉侯單超及孫璜唐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

考與曰楊秉傳南巡之明

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年矣宦者傳韓演奏具瑗瑗坐尊國爲鄉

侯與秉傳所云削瑗國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

從范書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勳等亦

皆奪爵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

驅役者雙伴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而鄧后恃尊驕忌與

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河南

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鄧氏自中興後累世龍貴

凡侯者二十九入公二入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
列校二十二入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
可勝數一時莫與爲比至是而衰矣 護羌校尉段熲擊勦姐羌
破之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宛陵縣屬河南

尹臧污狼籍郡舍濶軒有奇巧晉曰濶軒前屋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

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

繫獄廷尉馮緄緄音袞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

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固障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

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祐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

甲寅安陵園寢火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特畱雒陽王

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

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旣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洩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今中官郭舉比肩裂土競立爵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勞散精神傷生費國宜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沒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妾怨毒之氣結成妖青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怨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

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
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竄其首級以要酬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
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竄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博達道藝而
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開廣諫道博
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契日卷至入方則祥風至入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
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荊州
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
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

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日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

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

國威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民老弱與其守城弦大木爲弓羽矛

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

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尙徵還京師詔以尙爲中郎將率

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

餘級復以尙爲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及任胤皆徵

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

界度尙懼爲己負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

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可出獄方更牢持械

節竹約爲節械節亦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

械之刻約處也

磐備位方伯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

此朝平司馬署也按百官志朔平司馬其職主北宮北門

段熲進軍擊雷煎種於滄中熲兵敗被圍三月用隱士懋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收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置不許蕃乃臨朝而歎曰如使黃叔度若在者我不敢先佩印綬矣暢冀之子也嘗爲南陽太守

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墮井夷隨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

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

甸之國

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

故云

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

賈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

並所

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

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

畝斂稅錢

漢田租二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

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爲司空茂愷之子也

劉愷以漢國重於時位至公

郎中竇武融之元孫也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有女爲貴人而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爲后

司隸校尉應奉奏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廢紀泯絕

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宜思開睢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

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要棄於人也亂家女不要類不正也逆家女不要窮人倫也

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寶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

寶貴人爲皇后拜武爲特進越騎校尉封槐里侯爾雅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

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椁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樞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寶氏之祥。

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是時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

日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佑之枉

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

上疏曰晉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蒞以羣賢梁惠璋其照乘之珠

齊威王答以四臣

燕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

而高之寶器在于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爲東南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于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而之昭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理百姓實倉庫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弭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或以當疆敵是向技以勸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驅白刃出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殺時須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齊威王四臣事見二卷顯

十四年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

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賢曰肆陳也

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

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爾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

要記功忘失是以靈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事見二十

七卷宣帝

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

緄以順帝時討武蠻長沙武陵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

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

賢曰謂前奏梁冀弟曼又爲司隸校尉
懼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厲著威幽并遺愛度遼

唐爲漁陽太守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今
遼將軍則屯并部是其著威遺愛之地

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

膺威嚴逃返京師

野王縣屬河內郡
而河內郡屬司隸

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

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爰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

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

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

知數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

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時朝廷曰亂綱紀頽

應齊陀一音致皆崩壞之義

而膺獨持風裁以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賢曰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

今蘇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蒲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爲龍

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令寬崎之子也

劉崎事順帝爲司徒

歷典三郡

按寬

是年自東海相徵爲尚書

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常以爲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故吏

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延熹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

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

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

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生養百

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以日易月之詔此一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又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堯典曰釐降二女於鴻臚嬪於虞鴻音上音蓋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失唱隨之義矣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觀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者順服獸則牡者唱導牝者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

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芟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眾

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

其氣

古詩曰疾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疾如醫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

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

壽

尚書無逸之辭

傳曰截趾適屨

截音絕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

可痛也臣竊聞後官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

從官謂後宮有

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

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

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

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

妃讀曰配

二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

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五曰寬賦役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大福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憐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依古禮以制其別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也詔拜郎中 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詔徵張奐爲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爲度遼將軍規自以爲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遣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爲司徒

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尉爲壇飾

西夷織毛爲布

日蜀。關音計

卸器

卸說文金飾器口卸音口又台息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鮮卑聞張奐去

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

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其盟詎於是上郡沈

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爲

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護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

督幽并涼三州

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爲蘇吾侯受學

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爲譏說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

滂爲功曹

滂音錄

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

晊音賈

皆委心聽任

使之襄善糾違肅清朝府

朝郡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

滂尤剛勁疾惡如讎

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資

遷怒捶書佐朱零

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零仰曰范滂清哉今日

甯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

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孟博范滂字也

南陽太守

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

公孝岑晊字也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穎

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

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屣履者屣不踣跟也

宛有

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

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晫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

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

瓚音贊

使郡

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者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

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

東

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賈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覽喪母

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奢侈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

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

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宏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

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及諸罪毀請

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

載與

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

奏其狀復不得御

考異曰袁紀儉行部下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

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與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
未刑鸚鵡犬器物悉無遺類苑康傳亦云張儉殺美覽母按其宗黨
或有逃匿太山界者康窮相收掩母得道脫覽大怨之徵詣廷尉
坐徙日南案侯覽傳云覽喪母烈家陳蕃傳云翟罷沒入侯覽財
產生髮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不止徙日南也
侯覽傳又云建甯二年喪母蓋以誅黨人在其年致此候耳

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

屬音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

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

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

冤於帝帝大怒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其

諫請璜瓚超浮等罪

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
矩按時胡廣爲司徒非矩也

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
於魯小惡必書立先自整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
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
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
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
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常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
徧徧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實曰五侯謂胤讓叔忠義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天下之議
冀嵩小平明鑿未遠撥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
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曹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
下有何悞悞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

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燒疾惡如仇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蒙刑
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惡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肅之光武加
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
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
曠與唯同引納尙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
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如害平
原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
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變滅火也天

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謂見災惑逆秋令傷金氣謂見太白故金

火竝為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

罰星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

早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旁竹柏葉

有傷枯者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春

雒城傍竹柏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自春

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

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自陛下即位以來頻

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行誅罰梁寇孫鄧竝見族滅賢曰梁冀寇榮孫

壽鄧禹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

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

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

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

史記太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

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用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

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補以螽斯螞蟥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螞蟥不爾各

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

○螞音松蟥音請又音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

爲河者諸侯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清者歷陽濁者屬陰河當

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

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竝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

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

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

龍游庭

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窟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

倍常寵綴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官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

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賈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卽召入詔尙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

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

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尙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

正尙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

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非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

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司寇二歲刑也自永平以來臣雖

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當躬自禱祠由是

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符節令秩六百石爲符節臺車主符節

事屬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瑒致竟死獄

中瑒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

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責也彪曰

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之文公孝以要君致毀自遺其咎吾已

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兄弟三人竝

有高名而彪爲其最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偉節彪字也嘗爲

新息長新息縣屬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

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

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

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以千數

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河內張成善風角

賢曰風角謂候西方四隅

之風以占吉凶也 推占當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

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考異曰黨綱傳云膺爲河南尹長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成素以方

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

諷問也

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

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爲部黨誹訕朝廷疑

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

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左傳晉范宣子囚叔向而奚見宣子曰謀而照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求十世

有之以助能者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

等於黃門北寺獄

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郎官詔獄所未有也

其辭所連及

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

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

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

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賢曰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

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

策免之

者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滂請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故

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在建甯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

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書也又袁紀無陳蕃免事蓋帝即位以太

尉陳蕃為太傅按蕃免後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

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

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

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

百官

志凡郡國守相常以春行所主縣民農桑振務乏絕高岳屬北海國兒鄭元爲鄉耆夫知其異器

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

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

劉勝字季陵

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

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

自同寒蟬

楚辭日悲哉秋之爲氣也嗚哀而無聲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間休揚不亦

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黨錮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

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坐升曰吾聞趙殺鳴犇仲尼臨河而反
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一
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能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 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爲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
以光祿勳汝南宣鄩爲司空 以越騎校尉竇武爲城門校尉武
在位多辟名士沛人朱寓勃海苑康會稽楊喬陳留邊韶朝廷皆
用之武消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兩宮 天子及皇后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匈奴
烏桓聞張奐主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

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

欲與和親檀石槐不可愛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

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漢音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嫩煌烏孫二十餘邑爲

西部各置大人領之初會稽孟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

虞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死而爲姑女所訟以爲鳩殺其母太守

欲殺婦嘗哀泣固諫而不能得天遂大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言

其狀太守乃殺女祭婦家天立澍雨謝音後嘗爲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而海出明珠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以買糧食先時太守多

貪詭人求珠說賣也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商旅不

至人物蕭條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踰年去珠復還後

棄官歸耕隱處窮澤鄰縣士民慕而就居者百餘家至是尚書楊喬上書薦之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夫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寶價溢連城而嘗單身謝病躬耕釐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廊廟珪璋棄於溝瀆臣誠傷之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盤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詔聘京兆處士韓康不至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帝以安車徵之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

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乃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乃知奪牛翁卽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
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八

起永康元年盡靈帝建甯四年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延熹七年

是年六月始改元

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禰掠雲陽

二縣皆屬左馮

朔宋白日離州華原同官縣本漢祿祿地雲陽故城在小縣西北六十里。殺丁外切音對禰音許

當煎諸種

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

鸞音鸞鳥音雀

大破之西羌遂定

夫餘王夫台

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

兩營

兩營京北虎牙營扶風雍營

殺千餘人

五月京師及上黨地裂

壬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思補樓

晦日有食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度遠將軍皇甫規對

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

八年之中三斲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世鄧會刃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謂廢鄧皇后

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

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讎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

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反掌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何正言伏願陛下容受讜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疏奏不省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

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

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而常侍黃門競行譎詐要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命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周古契字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肅廷厭服也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

今臺閣近臣尙書朱寓荀緄劉佑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

朝之良佐

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尙書合陳蕃僕射胡廣尙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爲合僕故去之尙

書郎張陵鳩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

之職羣才竝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鸞外典州郡內幹心膂
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
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

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存疑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

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而竇武疏中引此二事則武之上疏必在八月後無疑矣但黨人之救爲武此疏乃霍璠表請故也乃救黨人在六月庚申則此疏又必在救前矣救是大事必無錯誤或者嘉禾黃龍之事本在五六月閒史臣誤置之八月邪夫瑞

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

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謂亦

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賢曰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

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

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頭埋滂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竝

解桎梏

鄭元註周禮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

帝以天時宐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永康黨人二百餘人皆歸

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請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

叔向不見祁奚

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吾何謝焉滂

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

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

詔書下舉鉤黨

賢曰鉤謂用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

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追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

曰髡笞據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

據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史彌也

詔書疾惡黨人旨

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彌曰先王疆理

天下豈界分境水土異齊齊音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

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郡僚

職謂郡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 尙

書楊喬數上言政事帝不用而喬容儀偉麗帝愛其才貌欲妻以

公主喬固辭不許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李膺之放歸也隱居

陽城山中天下士宗之者愈甚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

全亂世爲書遺之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

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無狀

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斥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
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
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墮人望內合
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衙門任其飛沈與時
抑揚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
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郡吏傅堅
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 以平原
相史弼爲河東太守被詔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遺諸生齋書請
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捶之數
百考死獄中覽遂詐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民莫敢近者唯
前孝廉裴瑜送到崱澗之閒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

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巫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彌日誰謂荼苦其甘如齋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民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爲之營護又行賂於侯覽乃得減死論輸左校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時奐督幽并涼三州

奐論功當封以不專官

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宏

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

奐嶷嶷酒泉人

拜董卓爲郎

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董卓事如此

十二月壬申復癸

陶王曄爲勃海王 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

年三十六

范曄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傾宮雖積

皇身靡積

五倖謂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三獄謂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成瑨劉璜

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

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尙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

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彊彊音賜通鑑誤作疆問以國中宗室之

賢者彊稱解瀆亭侯宏賢曰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杜佑曰美豐漢之安國縣也宏者河

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甚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

禁中以彊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

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考異曰范書云卽帝位年十三袁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甯二年誅

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諱宏書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諱宏之字曰大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建

甯四年熹平六年光
和六年中平六年

咸建甯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考異曰袁紀延熹九

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於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爲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

前太尉陳蕃爲太傅

考異曰帝紀拜蕃太傅在卽位後傳在前線有蕃責尙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與武

及司徒胡廣參錄尙書事

三人謂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尙書

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

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夢小雅曰或懷息在牀

於義安平諸尙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炭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

皇帝卽位改元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於宣陵

實曰宣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廟曰威宗 辛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

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

又叛

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年規薨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聞羌之叛服無常

桓帝詔問熲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輒定欲令類
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頌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
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
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事見五十二卷安
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竝
擅其地是謂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
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三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

億賢曰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曰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

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事見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事見五十二卷

中帝永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

永甯無期臣庶竭為劣伏待節度桓帝許之悉聽如所上至是類

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賢曰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

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賊於逢義山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

曰平高縣即漢之高平也虜兵盛類眾皆恐類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

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其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覆馳騎於旁突而

噬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先零東羌惡

載爲患類前陳狀欲必掃滅履涉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威厲
吏士曾未決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
以慰思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
今且賜頭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
助軍費并頒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
氏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母帝母董氏爲慎闕貴人皇祖解濟亭
侯淑也皇考
侯長也賢曰慎闕在今瀘州
樂壽縣東南俗呼爲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
郿免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以太
中大夫劉矩爲太尉 六月京師大水 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
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
舅氏之親而爲封國之名 兄子紹爲
鄠侯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

布衣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動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晉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

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灌註云橋門

卽橋山之

長城門也

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合鮮水上

奢日卽上郡奢延縣界也

水經註晉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人於河落川在奢延
水南賢曰合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
水余攷鮮水既捷乃追戰於靈武谷此鮮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

賢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甘肅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
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

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

皆重薙秋七月頽至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餘寇四千落

悉散入漢陽山谷閉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

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

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甯

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

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

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
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邗爲無道
諸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
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邗方無道天其欲
奮討邗乎從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

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
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負爲漢
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曠敵賢曰
曠惡

也誕辭空說憎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煎當亂邊馬拔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
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虜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

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熾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賈曰御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

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

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

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嬈音及諸女尚

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

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

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

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升勳等共
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
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與門戶
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
洶洶正以此故空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
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
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
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鬻爵道路誼譁
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

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
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

之上將入太微

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

上相也太微天子庭也

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

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

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

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

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尙書鄭颯

長樂尙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掌奏下外朝文書眾事也

送

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

勳侍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

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

瑀盜發武奏

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了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曆

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今從袁紀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

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

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

啣血

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

切切猶言迫急也

請出御德陽前

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

日

棨有衣載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

召尙書官屬脅

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

板詔所謂尺一也

持節至北寺獄收

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市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襄劫太后奪

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

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

使鄭颯等持節

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

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

雒陽都亭也

下

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

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

考異曰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

蕃曰種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到尚書門攘臂

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

兄弟父子竝封三侯又設樂飲饗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

巨萬大臣若此爲是道耶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

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

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劔叱甫甫

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

黃門從官騶蹋

物老

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否

稟給也假借也

卽日殺之時護

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

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

與奐等合已

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鬪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

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

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

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皆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鋼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

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

肅勃海高
縣人

縣令見肅入閤解印

殺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
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
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善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
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雷朱震收葬蕃
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
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殲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
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

百官志大將軍府令
史及御屬三十一人

其匿之於零

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曹節等所賣

固辭不受初桓帝末年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

不可整醕復醕今年尚可後年禱至是果驗

說者謂茅田一頃者
賢人眾多也中有井

漢帝建寧元年

者言其中有陷奔也。繼繼不可整者，天下庶務紛紛不理也。爾復
爾者，飲酒相逼之辭。言食肉者鄙，徒耽宴樂也。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穰者，言陳寶被誅，天下大壞也。惡意茅田者，荒田也。
此朝廷荒亂之象，非喻賢人眾多也。飲酒盡醉，曰爾爾復爾者，言
黨人既赦，同人相慶之意，非喻食肉者耽宴樂也。○爾音惟。
去聲。燒音敲。敷二音平。音者瘠薄之意。去音者石不平之意。

讀

郎藥巴上書極理陳蕃竇武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巴。付庭尉巴
遂自殺。巴少爲宦者而好道，順帝之世，給事掖庭，補黃門，令性質
直博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因而乞退。
擢拜郎中，累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被貨產以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使鬼神，乃悉毀房祀，翦理姦誣，於是妖異自
消。附錄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于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
令宮亭湖中分風行船，舉帆相向。巴未到數十日，廟中神不復
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
疫，後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
敬，有詔問巴。巴曰：臣本縣成都有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詔
卽以拜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

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已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以司徒胡

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 冬

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

襲爲太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是歲疏勒王季

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眾九千餘落遼西

邱力居有眾五千餘落誓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延有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史言烏桓強盛

配建寧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帝迎董貴人於河閒三月乙

巳尊爲孝仁皇后居永樂宮拜其兄寵爲執金吾兄子重爲五官

中郎將 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雪霹靂

考異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雪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

年四月壬辰青蛇見矣已大風拔張奐傳論陳寶薦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

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故大將軍寶武太傅陳蕃或志衛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構竝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

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葬周公於

甲示不敢臣也今武蘇忠貞未被明宥妖管之來皆爲此也宜急

爲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

恩禮不接胡臣莫言遠近失望宐思大義願復之報

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滿疾

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竝以三月俸

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斯干之

辭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

氏之誅豈空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

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前世

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

母哉願陛下仰慕有成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齊舜典曰蒸蒸又不至

希姦詩凱風日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辭今功臣

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

門生故吏竝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

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日

鼎折足可因災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
覆公餗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
家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
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安起關雎見
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菴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
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空抑皇甫之權割
蠶妻之愛賢曰蠶妻周幽王后褒似也皇甫卿士皆后之黨則蛇
用后蠶窠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蠶妻屬方處則蛇
變可消禎祥立應賜乘之子也少傅家學篤志博聞當退居隱約

發投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帝初立詔遜通尙書桓君章句者三公
舉賜乃侍讀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

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爲司徒太僕

長沙劉翥爲司空攝奏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 補註漢陽即今 葦昌府之秦州 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

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魏收地形志安定鞏陰縣有凡亭山注云瓦亭山

在今平涼 郡出鞏縣 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

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

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 西縣前漢屬隴西郡 後漢屬漢陽郡參據

二十七皆云縣有蟠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 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

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漠陽山谷
閒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頽乃於西縣結構以遮之
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
北蓋東羌爲頽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羸於是
各也賢曰西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

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
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因與愷等
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
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頽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
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則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耶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譴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 丹楊山越圍太守陳寅寅擊破之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據郡縣蓋自此始其後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爲兵遂爲王土 初李膺

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
及更其相標榜爲之稱號

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

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彘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雷
夏馥汝南蔡衍秦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
儉翟超岑晁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爲
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
儒秦山胡母班

風俗通曰胡母姓

陳畱秦周魯國蕃嚮

賢曰蕃姓也蕃音皮

東萊

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
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
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竝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

與同卿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
刊草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
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
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
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
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
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辭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
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
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
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
督郵吳導爰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鄉縣光武以

來敏有平羌之功改爲征羌侯國以封之因名焉伏牀而泣一縣
滂縣人也賈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南

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
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
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
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
恩勿增戚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
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
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詩小

雅正月之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異云范書以泰此語爲哭陳寶哀紀以爲哭三君八俊今從之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

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

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考兩黃志外黃

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爲黃縣令外字衍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

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甯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遵

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

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戲甯希

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

減邵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遂留而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更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事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鴉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煌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鉤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餽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顛素與陳蕃李膺善亦

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

紹計議爲諸名士羅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

眾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

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

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

賓客輻湊歸之輜駟柴轂填接街陌

賢曰說文曰駟車衣車也鄭元注周禮曰駟駟屏也取其

自蔽也柴轂賤者

甲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身價好

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

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

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

先公謂袁安也三郤爲晉大夫郤錡郤縠郤至也郤氏世爲晉卿三子者憑籍世資

駟者侵權爲
厲公所殺

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自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籬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籬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

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爲太尉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元堯太守耿臨討降之

庚建寧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與王甫規威明張奐然明竝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其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薜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徵士

郭泰卒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陳畱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翳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元爲司空

元少爲郡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悉召昌賓客具考賊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山是著名元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薦球爲廷尉然性剛急不知大體嘗爲漢陽太守郡人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元召以爲

吏稱疾不就元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時頗以爲譏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承樂太后屬請下獄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許人十餘萬

萬震曰烏許之地在廣州之南

交州之北賢曰烏許南方夷荒也廣州記曰其俗土人以爲飲酒口中進蠟如故劉陶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顧驛越所居谷永招降烏許開置七縣卽此也杜佑曰烏許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甯郡管

開置七縣 涼州刺史扶風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

與戊己校尉曹窻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

萬餘人討疏勒

以元年疏勒弑其王也

攻禎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

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

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結朋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邊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爲涼州刺史 是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媼

建寧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溢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闕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爲太尉 大疫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元爲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豔爲司空 五月河東地裂長十里百七十步廣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后執金吾鄴之女也 司徒橋元免以

太常南陽宗俱爲司空前司空許栩爲司徒 帝以竇太后有援
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
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
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 帝母孝仁董太后所忌也下獄死 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終